

浅谈《圣经》对《喧哗与骚动》创作的影响

程 鹏 俞 泉

(西北民族大学 文学院,甘肃 兰州 730000)

[摘要]长久以来,由于对西方文化传统的陌生,我们常常以东方文化传统的视野来阅读西方现代文学经典,误读或望文生义也就在所难免,对《喧哗与骚动》的解读亦是如此。作为福克纳史诗作品之一的《喧哗与骚动》的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乔伊斯的笔法,所不同的是乔伊斯以希腊英雄奥德修斯的流浪经历为隐线,福克纳则是以《圣经》的历史作为小说的隐含结构。因此,对基督教的了解,对《圣经》故事的谙熟,成为理解《喧哗与骚动》的一把钥匙。

[关键词]《喧哗与骚动》;《圣经》;基督教末世思想

[中图分类号]I10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3115(2010)06-0069-02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现代最重要的小说家之一,被西方文学界视为“现代的经典作家”。在众多的作品中,福克纳对《喧哗与骚动》有着特殊的感情。这部小说带有明显的自传性质,正如他的一个兄弟曾经写道:“我从来没有像比尔那样把自己和著作等同起来……有时简直分辨不出哪一个是比尔本人,哪一个小说中人。然而,你确知两者是同一个人,是不可分割的一体。”在这部小说中,我们不仅可以准确清晰地感受到作家在用自己的作品来诠释生平,而且还可以“通过作品窥视其内心生活”。从而使我们真正认识有血有肉的强人兼弱者的福克纳的真实形象,进而明了福克纳之所以能够创造出如此杰作的真正原动力。

福克纳不是一个基督教作家,但是同乔伊斯一样,他们的文本中缠结着作者浓厚的宗教气质或情结。事实上,福克纳向后看的时间观、旨在表现内在冲突的意识流手法、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圣经》意象和故事及文本的命名意义、结构构成和人物命运等,都在反复提醒我们福克纳深受美国南方清教影响这一事实。应当说福克纳在所浸染的宗教生活中形成的最基本的道德伦理观、人生态度和思维方式等,是其创作中深刻而多元的主题和现代小说艺术的先锋特征的深层原因之一。

一、文本时间与结构的隐喻

在为自己而写的《喧哗与骚动》中,福克纳对文本的结构作了有趣的实验。

首先,福克纳以时间场的交错来安排章节。从结构上入手,《喧哗与骚动》分别以1928年4月7日、1910

年6月2日、1928年4月6日、1928年4月8日为文本四大部分的标题,以康普生家族三个儿子的叙述组成文本前三部分的故事,这三个日子分别是班吉的33岁生日(复活节前夕的圣礼拜六)、昆丁自杀日(基督教“圣体节”的第八天)、耶稣受难日;第四部分是康普生家的黑人女仆迪尔西叙述的故事,结构上的时间是复活节。文本中这四个时间不是按历史顺序排列的,彰显出福克纳的内在时间观和他突破时间重围的努力。这四个日子又分别对应了基督教的四个重要节日并紧紧扣住了《圣经》中的几个大事件:上帝把他惟一的儿子派到人世,他就是基督耶稣,他33岁的人世生活是为人类得救而受难的记录,是为显示解救蒙恩的神迹。他使盲人得明,使疾病痊愈,使死人复活,使圣殿重建,最终为免除人类的罪行作为罪人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基督复活并升天,位于上帝右侧。由此,我们能清楚地领会文本如此安排的寓意,对应地来说文本前三部分是写受难——康普生家族的受难,广义地说也是人类的受难,后一部分是写复活——人类末世得救的希望。15年后,福克纳在整理修改这部作品时,又加上了一个附录,交待了康普生家族族谱以及康普生家的女儿凯蒂的下落,使文本的结构效果更趋于平衡,并暗托了作者对现代人仍然处于茫然中的境地且每况愈下的忧虑,给后人留下了更多的想象空间。

二、基督教末世论和《喧哗与骚动》的末世倾向

《圣经》传统的末世论关注的主要内容:基督耶稣将第二次再临世界;死人要复活并且受到审判,一部分

人要上天堂,而另一部分人则永远下地狱。

天堂与永生是今世的基督群体生活在将来的延续与完善。天堂的意义不在乎强调人从肉体的束缚中获得释放,而是从以自我为中心的人生中获得彻底解脱。在天堂,人不仅可以毫无阻拦地到上帝面前享受他的福泽,而且人与人之间只能以全善的爱彼此相待,再无以往的歧视、仇恨、异化、恐惧与焦虑。

文本取材的《圣经》来源上,指认出文本中基督形象的特殊意义,指出其创作方法上的“移换置位”或“逆转式”等的运用,以实现文本的反讽效果。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我们对基督教的文化了解不多,对文本中的宗教故事和创作意象的整体意义的把握有着天然的文化阻隔,往往人云亦云,易表面肤浅,甚或似是而非。由此,只有深入地考察福克纳的生活经历、文化宗教背景和艺术思想等,才有可能对他的作品有较为客观的解读,从而得出正确的结论。这也是理解和研究整个20世纪西方文学的基础和首先的立足点。

1955年福克纳在日本访问时,有人问到《喧哗与骚动》这部小说的名字,他随即朗诵了莎士比亚的剧本《麦克白》中麦克白夫人去世时麦克白的一段著名独白:“我们所有的昨天,不过替傻子们照亮了到死亡的土壤中去的路。熄灭了吧,短促的烛光!人生不过是一个行走的影子,一个在舞台上指手划脚的拙劣的伶人,登场片刻就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它是愚人所讲的故事,充满喧哗和骚动,却找不到一点意义。”

《喧哗与骚动》文本就是一个白痴开始的故事,其人生无意义的注脚却是来自于传统的宗教虚无主义。但是仅把虚无主义作为对《喧哗与骚动》的理解是不准确的,《喧哗与骚动》文本中所蕴涵的意义远非如此。作品创作于长野访问前20多年,而此时福克纳已经成了世界知名作家,能够借为政府工作之便去国外,生活境况和社会地位较之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已不可同日而语,他的生活态度和思想方式也变得比以前积极,但是为什么对人生意义虚无的感慨如此深切?福克纳的作品思想复杂意义多元,这已是学者的共识,但是正像威廉·范·俄康纳所说:“要约略地归纳福克纳的主题,最好的办法恐怕

是,先假定他接受基督教的根本理论观念,再补充说福克纳在有些小说中似乎鼓吹着若干种势必为正统基督教徒斥为乖张罪恶的行为方式……”正是这种不同于传统的基督教义,现代基督教思想的萌芽才得以孕育,并经过两次世界大战而发展成为现在令人耳目一新的、希望的神学。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一再追问的是生命的本质,生存的意义和价值;而福克纳所致力也“是想从人类精神原料里创造出前所未有的某种东西”,在人生的喧嚣和苦闷里给人类一点希望。

由此,神学末世思想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但其中末世论论题主要的内容——包括死亡、主再来、死人的复活、审判、天堂与地狱等——这是基本不变的,只是各种说法的重点不同而已。《新约》称“末日”为基督的“再来”,是基督的第二次来临。因此,“末世”也被认为是从耶稣的死到他的第二次来临这中间的一段时间。基督教末世论总的特点,是以基督复活为中心,基督徒的复活本于基督的复活,基督的复活就成了基督徒必要复活的保证。“耶稣藉着已经展开之神国,显明神对世界的旨意,包括罪得赦免”,“胜过邪恶、苦难与死亡”,“引进新秩序,彻底改变了对权力与价值的观念”。传统的末世论给人的一般理解是人类毁灭时刻的那种恐怖主义的末日论调,加之有的教会为使人们信仰和服从,以不适当的言辞过分宣扬末日审判和永死惩罚,而加剧了人们的恐惧心理。事实上,《圣经》是关于解救苦难和复活并新生的期盼,全部的基督教教义是给人以启示、给人以彼岸的信仰和救赎。“凡等候他的,都是有福的。”等候、盼望、忍耐以及恒忍都是末世论的特质。

以此观照《喧哗与骚动》,对我们是一个新的启发。在一定程度上,由于对未来复活的信仰,满怀希望的末世论思想使人类能够超越对死亡的恐惧,而以一种坚韧不拔的精神顽强地生存下去。与此同时,宗教虚无主义也在不同程度地消解着这种精神的活力,人生的意义只在彼岸,此生是毫无意义的。因此,对于人类而言,在此生的苦难中尤其不能抛弃希望,陷入虚无,须以忍耐、勇气和爱来期待明天。

[参考文献]

- [1] 芬克尔斯坦. 人性和异化之间的冲突[A]. 李文俊编选. 福克纳评论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2] 福克纳. 在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的演说[A]. 李文俊编选. 福克纳评论集[C].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80.
- [3] 福克纳. 喧哗与骚动[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1984.
- [4] 明特·戴维. 福克纳传[M].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1996.
- [5] 潘小松. 福克纳全传[M]. 长春: 长春出版社, 1995.
- [6] 肖明翰. 威廉·福克纳研究[M].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97.